

## 魅力鹰城 汝瓷之源

## 北宋汝窑玉壶春瓶

◇ 赵俊璞

赏雨茱萸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这里的“玉壶”代指酒壶，而“买春”则是指购买美酒。大诗人李白在《哭宣城善酿纪叟》中写道：“纪叟黄泉里，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晓日，沽酒与何人。”“老春”即“老酒”。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了多种以春命名的美酒，“酒有郢之富春，乌程之若下春，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杜子美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才倾一盏便醺人”。这些记载反映了唐代人们对酒的喜爱和以春名代酒名的习俗，流传至今的还有景阳春、五粮春、剑南春等。

玉壶春酒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有其名号了。唐代边塞诗人岑参诗中有“闻道铜川多胜事，玉壶春酒正堪携”。北宋文学家张耒写有“玉壶春酒射朝霞，只看纤腰不看花”的诗句。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词作《谢池春·七十衰翁》中有“玉壶春酒，约群仙同醉”之句。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八回“及时雨会神行太保，黑旋风斗浪里白条”讲到：“酒保取过两樽玉壶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好酒，开了泥头。”由此可见，玉壶春在唐宋时期已是美酒的代称了。

宋代的制瓷工艺在唐代的基础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名窑迭出，形成了“五大名窑”的局面。宋代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使得文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随着制瓷业发展，瓷器成为文人必不可少把玩器物。发达的市井经济，宽松的商业环境，以及文人对美的不同追求，都使宋代陶瓷整体风格呈现出高雅的格调。玉壶春瓶造型经过宋代文人化的改良更显典雅，并逐渐流传开来。

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北宋传世汝窑玉壶春瓶是何时流出清宫的，目前不得而知。据传为当年宋代皇帝薄仪带出清宫之物，来自伦敦东方陶瓷协会创始人乔治·尤摩弗帕勒斯的旧藏，1940年5月28日由伦敦苏富比售出，编号135，经过拉克等一系列著名收藏家之手，最后落定在大英博物馆后不再流通。曾经盛放玉液琼浆的这件北宋汝窑玉壶春瓶命运多舛，如今落寞地栖身异国他乡。每逢佳节，她一定会“低头思故乡”吧。



图片由作者提供

## 人物名片

赵俊璞，汝州市汝瓷研究院院长，汝瓷小镇管委会副主任，河南省工艺美术行业协会汝瓷艺术工作委员会主任，河南省陶瓷设计艺术大师，曾获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大地奖金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百花奖金奖、河南之星陶瓷设计大赛金奖等奖项。

## 人间瓷话

处暑到，绿豆饱。鹰城乡间，流传着“五黄六月争回楼，处暑前后摘绿豆”的农谚。

杂粮中，绿豆产量不高，很少有人大面积种植，都是小块地种。早些年，乡人种的小粒绿豆都用传统品种，即糙绿豆、笨绿豆，可以单种，也可以套种。笨绿豆天生大摊脾气，不急不慌，生长周期长，该腾地耩麦了豆荚还没有熟透，庄稼人干着急，却奈何不得。糙绿豆熟得早，不耽误种麦，受农人待见也在情理之中。

老日子的村庄里，绿豆还有楼绿豆和秧绿豆之分。楼绿豆不拖秧，易收打，可随时摘收，多套种在玉米地里，玉米扬花抽穗，绿豆开花结实；玉米熟，它也熟。此种绿豆目前在吾乡已经绝迹，几乎看不到有人种了。秧绿豆适合单种，三垄豆撒下一溜空地，待豆荚熟了，摘的人有地方站立，不踩豆秧。此豆开两次花，结两次荚，花开在棵顶，豆荚也攀在顶端。秧绿豆现在还有人种，只是品种经过不断改良，实现了豆荚一次性成熟、一次性收打，避免了多次用手摘收的辛苦麻烦。

割罢麦，种绿豆，是摘情好，时间来得及，往往把麦茬地耕翻后再种。如果天旱摘情差，直接用楼耩绿豆，谓之“铁茬创耩”。吾乡有“夏至后，不种豆”的说法，绿豆一定要赶在夏至前种到地里，若是过了夏至再种，结荚稀少，产量也低。

绿豆出苗后，紧跟着就要锄地间苗。锄掉的绿豆苗不舍得扔，抱回家当成做稀面食的掌锅菜，很少有人炒着吃，费柴火，也费油盐。一时吃不完，就掐掉根须，晒成干菜，用布袋子拾掇起来，留到缺菜的冬天食用。青绿豆根是医治牛马骡驴病患的中草药，若是牲口误食了有毒野草，上吐下泻，浑身没劲，牛把式就会跑到豆地里，薅几棵青鲜鲜的绿豆根，回去给牲口一喂，症状立马消失，重回驴蹄马跳。

老辈人常说，绿豆是勤脚庄稼。此话不虚，绿豆从种到收，勤草松土施肥摘收，哪个环节的活儿都不轻松。绿豆招虫，常生蚜虫，苗出齐后要喷洒农药，顶着明晃晃的日头，背着几十斤重的喷雾器，豆地里面走一遭，浑身上下湿漉漉。

乡谚说：绿豆好吃不好摘。早年种的小粒绿豆，都是边开花边结实，不会一起成熟，等一地豆荚陆续由青变黄，由黄变褐，发硬变黑了，也就熟了，熟了就摘，如若不摘，日头一晒，豆荚裂开，籽粒崩出，钻入泥中，难觅踪影，实在可惜。贴地生长的绿豆荚，有肥大的豆叶遮挡，倒是不怕晒，不过地上有湿气，摘得不及时，会发芽霉变。不像黄豆、黑豆、豌豆，熟后一割，拉到场里，碾碾扬扬，颗粒归仓。也不像现在种的大粒绿豆，一次性成熟，一次性收打，省心省事。

过去收绿豆，全靠两只手，为了不让豆荚熟过落籽，天天都要摘一遍，懒一些的，也要隔天或三天两头摘一次，往往拉扯一个月。每次摘下来的成熟豆荚运到家中，晾晒之后放在簸箩里，用棒槌捶打脱粒。这样收的绿豆不沾泥土，不带沙子，干净鲜亮，做饭时可以直接丢到锅中，连淘洗都免了。

绿豆不等时，赶早不赶晚。庄稼人常说：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两成丢。处暑前后，正摘绿豆。早上露水大，湿气重，豆荚不会炸，摘着刚好。日头将落，傍晚凉快，下地的人也多。晌午天，日正毒，手碰碰到荚，豆就滚落，不宜采收。

摘绿豆是细致活儿，眼要尖，手要快，不怕慢，就怕站。手快之人，左右开弓，几个来回就能摘一平筐。摘绿豆磨性子，也练耐心。老熟的绿豆荚，黑炭一般，一身绒毛，直竖竖，硬邦邦，一头尖得像吃针。倘若性太急，心不稳，没有章法，乱摘一气，尖刺扎住指头肚，疼得直龇牙。

摘绿豆，不能用蛮力，靠的是巧劲。力度要适中，分寸拿捏好。若是使劲过大，会扯断枝蔓，拽掉嫩荚，伤及幼花；用力小了，豆荚又摘不下来。摘熟透的老豆荚要小心，还需双手灵巧配合，动作一大，豆荚就炸。

摘绿豆，累手累胳膊，也累腰累脖子。每棵绿豆秧上的黑豆荚，多少没一等，有的能摘一大把，有的寥寥没几个。哪怕只有一个熟荚，也得弯腰蹲身，瞪着眼，勾着头，梗着脖子，里里外外，仔细查找，一棵棵摘，往前再挪一步。挪步也有讲究，步幅要小，轻盈，像戏台上丫鬟迈的小碎步，才不至于踩折脆弱枝杈。明处的绿豆荚看得清，好找也好摘，过去一遍净。那些隐藏在叶下，包裹在秧中的黑荚，跟人玩起了躲猫猫，最容易漏摘。等到下一次再来，只剩下干瘪空荚，或者腐烂发霉了。

幼时在乡下老家，村西有一块地，种的是绿豆，秋天诸多农活中我最不愿干的就是摘绿豆。每次下地，祖母总要喊上我，和她做伴，陪她说话。我不想去，祖母就许煮点花儿茶，想着法哄我。祖母提着竹筐，我拎个鱼皮袋。祖母身体不好，不敢弯腰，只能蹲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那几棵，摘几棵，手够不着篮子了，就站起身，提着篮子，往前移移。我个头小，绿豆棵子齐腰深，一摘豆，一迈步，涩拉拉的豆叶，挂住胳膊和腿肚，刺挠痒疼不得劲。祖母蹲着摘，我也学她，摘一会儿两腿酸疼，腿弯出汗，不舒服。我又弯腰摘，没站一会儿，喊着腰疼。祖母扭过脸喷怪道，小孩子，哪里有腰。类似这样的责怪，祖母说过我多次，我一开始也争辩，可得到的是更严厉的呵斥，后来也就不敢再嘴犟了。我的束腰带整天都系在腰上，咋会说我腰疼呢？这个问题困扰了我许多年，直到长大成年之后，才终于明白了祖母的话中之意。

祖母管三垄豆，从容淡定，摘得快，带着尖刺的豆荚走进她手心，似乎一下子变温顺了。祖母的那双小脚下面好像长着眼睛，所过之处枝枝蔓蔓纷纷避让，没有一棵被踩倒。我只管一垄，却被祖母甩在后面，心里一急，手脚忙乱，不是踩倒豆秧，就是扎住手。祖母嫌我净添乱，叹口气说：“刚啊，你去那边跑着玩吧，趁天不黑，我再摘会儿。”

当天摘的黑豆荚，不能久放热炕，及时捶打脱粒才能色泽鲜亮。吾乡种绿豆，多是片片拉拉一小块，摘得少，直接倒入簸箩，抬到日头下晾晒。多了就找个平地，譬如打麦场或者平房上，铺两个床单，摊在上面晒。晌午天，烈日下，能听到焦干豆荚噼里啪啦的炸响声，声音不大，却很清脆，一声响过，一声又起，绵绵不断，此起彼伏，遥相呼应。透过一声声简单质朴的天籁之音，你能想象到，那些久居暗室不见天日的绿豆，在热情阳光的一遍遍催促下，挣脱豆荚的束缚，一跃而出的兴奋。自然炸裂的豆荚只是少数，还有更多的豆子静静躺在母亲怀中，享受最后的温存。

等豆荚彻底干透了，祖母手执一柄棒槌，反复捶打簸箩里的豆荚，那些顽皮的豆子一个个蹦跳出来，脱离母体。晒在打麦场或平房上的豆荚，堆大，量多，要用粗长的木棍，或者长柄的桑杈，一遍遍击打，直到籽粒出荚，滚落一地。绿豆不沾土，最干净，顶多里面夹杂些碎叶残荚，筛筛簸簸即可。完成使命后的绿豆荚自然卷曲，缩成一团，看上去很像虾皮，和绿豆秆一样，都是牛马骡驴的上好饲料。

头一喷儿的绿豆籽粒饱，色泽绿，品质也好，簸净晒干后暂存于布袋子里。喷是吾乡方言，即茬。过不了几天，这些绿莹莹的小家伙辗转挪移，渐次走进新主人家，卖的卖，换几个钱补贴家用；送的送，让城里亲戚尝尝鲜，成为人情往来联络感情的特殊使者；藏的藏，选出圆润饱满的，留作来年优质种子，承担繁衍生息大任。吾乡之人世代奉行“特产外交”，不只是绿豆，但凡稀有的粮食作物，譬如芝麻、花生、豇豆、豌豆等，宁可自己不吃，也要慷慨送人。

摘上两喷儿之后，地里的肥力用尽了，豆秆的养分也榨干了，绿豆荚个头瘦小不说，籽粒也没有顶满荚。到了这时候，庄稼人没有闲心一个荚一个荚摘，直接把绿豆棵割倒或者薅掉，不分青黑生熟，捋下所有豆荚。这一部分绿豆，饱的少，瘪的多，往往留作自己吃，喂养素朴清苦的农家日子。

## 即便都不容易

◇ 曲令敏

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千里去做官，为了吃和穿”的俗语，人生来世间，大多时候是在为一张嘴奔忙。有人说地球是个监狱，人的肉身是什么？不过囚笼而已。可你就是再超拔，敢不把这个囚笼喂饱试试。

如今，高科技井喷，不乏分分钟把一个国家从地球上抹去的大杀器，更有来势汹汹，也可能要不了多久就会将人类弱化为宠物的AI。我们的《红楼梦》呢？我们的《花妖》呢？我们的儿女情长、英雄浩荡还能好好地传承下去吗？

最要命，到了真的不用吃穿奔忙劳作的时候，人类拿什么撑起生命的帐篷，烈马一样翻腾腾挪，让长风吹展生命之旗？也许好好劳动，自给自足，才是天上的程序设计者精心安排好的。

话扯远了，说个近的。楼下桥头有家超市，店主会经营，生意一直不错。店主个子高高的，肤色发黑，身材很标准，他的妻子小鸟依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儿子，看上去很幸福的模样。

有一天我对他说，你生意做得不错，日子过得不错，真让人羡慕。他说：“一家不知道一家，实话跟你说，我下辈子托生成狗，都不愿再干这种活儿了！一年到头儿，起早贪黑，连个节假日都没有，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你看那边那个卖菜的大姐，凌晨四点起来和面择菜，早上出来摆摊儿，一直干到九点多，不敢吃早饭，连水都不敢喝，要是中间上厕所，谁还买她的菜馍？”

是的，你卖菜，我卖饭，他站在街头等零工……大家都不容易。可我心里明白，那些坐在路牙子上打牌等活儿的，因为不必为随时落下的火箭弹东躲西藏而笑语连连；那些起五更打黄昏，只为赚几分几毛批发到零售的差价的人，谁不是手中握着生计，五冬六夏操劳奔波？再劳累再辛苦，他们心里怀着养家糊口的念想，这一团温热，不正是活着的动力和希望吗？

即便都不容易，趁着手里还有活儿能干，我们还是脚踏实地活着吧。



## 打开观察阅读文学的那扇窗

◇ 田秀忠

作家张中民是中国作协会员、市作协副主席，他撰写的评论文章《旁观者的自白书》在7月4日出版的《文学报》上发表后，迅速被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作家网转载，紧接着澎湃新闻也对这篇评论文章进行了转载。这是他继前不久在《中篇小说选刊》杂志6月28日推出评论文章《丈量人性的深度》后发表的又一篇文学评论。

《文学报》创刊于1981年4月，是我国文坛、报坛第一大型专业性文学专业报纸，在国内文学界有着重要影响，发行海内外几十个国家和地区。

2021年4月29日，张中民曾在《文学报》发表评论文章《一代人的记忆与寻找》，文章被中国作家网转载，后被收入河南省作协编选的《2021年河南文学作品选文学评论卷》一书。

今年3月7日，张中民在《中篇小说选刊》发表的评论文章《异域背景下的地方风情与心灵救赎》被中国作家网转载。此前，张中民的文学评论还多次在《收获》《世界文学》《文艺报》《文学报》《中国艺术报》《文学艺术周刊》《长江丛刊》等国内有影响的报纸杂志发表，共有十多篇评论被中国作家网、浙江作家网、东北作家网等转载。

张中民的文学评论写作始于2021年初。当时，平顶山市作协征集编选《平顶山文学大系》，张中民想要提升评论在书中的分量，撰写第一篇评论文章《小人物的家国情怀》，在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报》上发表。

仅2021年，张中民就在《收获》《文

艺报》《文学报》《长江丛刊》《时代报告》等报纸杂志发表评论文章数十篇，其中8篇被中国作家网、浙江作家网、东北作家网等转载。

2023年，张中民的评论文章《隐身在世俗之外》在百花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文学艺术周刊》杂志第5期头条位置发表后，被《北京青年报》转载；《现实主义的另一类表达》在《文艺报》发表后被人民日报客户端转载；《蒙尘的心像花朵一样绽放》在“双汇金誉府杯”评论征文大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自2021年至今，除了小说、散文、诗歌，张中民在报刊发表评论文章20多篇。

在给他人作品写评论文章的同时，张中民自己创作的小说也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何弘、王春林、张丽军等评论家纷纷为他创作出版的长篇小说《向南方》《远方有多远》和小说集《奔跑的蚂蚁》等撰写评论文章。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著名评论家何弘弘为《向南方》撰写的评论文章在《文艺报》发表后，被收入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重复还是超越：中原文学论稿》一书。

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王春林为《远方有多远》撰写的评论文章中，把他与迟子建、刘庆邦、胡学文等几位著名作家的作品放在一起进行评论，在《长城》杂志发表后，评论文章被收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现场（2019—2020）》一书。

评论家郑积梅撰写的《论张中民底层叙事的审美向度》在《名作欣赏》发表

后，被收入《2023年河南文学作品选文学评论卷》。

仅2023年，国内评论家为张中民撰写的评论文章就有20篇之多。今年1月，为了总结自己，他把这些评论文章收集成册，出版了长达45万字的《张中民小说研究》。

张中民的评论文章紧贴文本，不生套理论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他从文本出发，着重对作品的结构、艺术手法、叙述语言和塑造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评论，观点鲜明、逻辑严谨、不偏不倚、切中肯綮。

他为邵丽中篇小说《黄河故事》撰写的文学评论《小人物的家国情怀》，从分析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入手，写得别开生面，与众不同，在《文艺报》发表后很快被中国作家网和东北作家网转载。

他为浙江作家钟求是的短篇小说《地上的天空》撰写评论《现实中的隐秘和虚幻》，对作品中传递出来的文本价值和内在喻义进行评论，在《收获》杂志刊出后产生了热烈反响。

他为平顶山市作家萧根胜的长篇报告文学《国瓷之光——李国桢传》撰写评论文章《工匠精神撑起民族的脊梁》，紧紧抓住作者在书中描写的汝瓷大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陶瓷研究所原所长李国桢的工匠精神进行剖析，文章在中国社科院推出后，很快被中国作家网和学习强国网转载。

张中民说，他真正的爱好是写小说，他一直在小说创作的领域里精耕细作，已发表小说（集）300多万字。

## 雨游寒山寺

◇ 刘清源

普明塔院，唐时因寒山、希迁二高僧主持，故改名寒山寺。1500多年风雨侵袭，历经隋、唐、宋、元、明、清，毁建多达七次。寺中有大雄宝殿、偏殿、藏经楼、钟楼、枫江楼等多个历史文物。尤为吸引人的，是寺中所藏的张继、唐寅等人的文物石刻。

烟雨游寒山，诗意与禅意相融。尘世的狂躁与旅途的疲倦在这里化为宁静，心中激荡的是舒适与轻松。闭上双眼，倾听钟声的指引前行。潺潺的流水声掠过，哦，是常乐池。张开双目，看池中游鱼“皆若空游无所依”。似鱼这般悠然，自得人间常乐。

收起心绪继续前行，便是这寒山寺独有的殿堂——和合殿。殿堂中供奉寒山、拾得，因他们首创“和合”思想，世人称他们“和合二圣”。有名言曰：“寒山问拾得世间有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拾得曰：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此理懂者不计其数，行者又有几人？

且思且行，身为高塔所阻。定睛看去，这不正是山脚下看到的那座塔吗？塔名“普明”，是寒山寺最高点。“遥看城郭尚疑非，不见青山旧塔微”。元末明初，普明塔第三次被毁，自此后600多年寒山无塔。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普明塔重建。此虽新塔，许是沾染佛缘，显得颇有古风禅意。樟树居两旁，池水环宝塔。此番幽静更显新中国之安详。

咚——钟声若雷霆，震醒思索的我。钟楼在眼前显现。我不顾细雨冲过去，在快要接近的时候却又放慢脚步。眼泪不禁涌上眼眶：这便是钟，我魂牵梦绕十余年的钟。排在游人身后，我紧张地期待着，渴望亲手敲响它。等摸到撞钟柱，却又不舍得下手，不住地抚摸着钟的表面，感受着充满历史感的铜器的冰凉。脑海里的钟声再度响起，像是在催我撞钟。我站稳脚跟，一手扶前，一手托后，缓缓地将柱子向后推送，然后在最高处尽力将它推出。钟声犹如滴水落入水面，碎成千万片，却又整齐地向四周散去，悠悠连綿。